

白，卡夫卡最重要的长篇小说《城堡》为他自己的爱情提供了根本性的注脚。这是一首悲剧叙事诗，写的是一个陌生人，一个无家可归者，他想要在他所选择的家乡扎根，却不成功。

人们可以在长篇小说《城堡》中找到卡夫卡对密伦娜的爱情关系的反映，这些往往是以古怪的疑惑和轻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。这是所发生事情的强烈的扭曲变形，也许只有用这种手法才能拯救他脱离危机。密伦娜在长篇小说中是以极端漫画化的形象借“弗丽达”之身出现的。她为了搭救卡夫卡（小说中叫“K”），迈出了关键性的步子；她与他结合，与他一起在贫困和放弃享受的情况下建立了家庭。

小说中K永远也无法走入的“城堡”，显然就是他永远也无法走进的婚姻的殿堂。而小说《城堡》中那个神秘的先生克拉姆，可以看到的是以夸张的、妖魔化了的吓人形象表现出来的密伦娜内心无法摆脱的合法丈夫。

小说中K和弗丽达在一起的幸福时光很快终结，弗丽达最终背叛了他，回到了她曾经摆脱的“克拉姆”的势力范围中去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密伦娜口头告诉勃罗德，她的丈夫得知卡夫卡是他的情敌并想要娶她时，他重新开始对她产生兴趣。也许，正是因为密伦娜是卡夫卡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女人，他才对她感兴趣。对卡夫卡而言，婚姻就像一座找不到入口的城堡，撞不开打不破，往哪里走都会碰壁。

《城堡》这本书因为晦涩难懂，常被批评家解读为是对资本主义国家官僚制度的讽刺。在卡夫卡小说

如果卡夫卡能够活得久一点，也许他和朵拉能修成正果。
但是疾病让这种可能性落了空，也许命中注定，他是一个孤独的人。

经典化的过程中，个人觉得这种误读很多。如果不了解卡夫卡的人生经历，你恐怕很难对卡夫卡的小说做出一个准确的评价。

尽管卡夫卡和密伦娜没有走到一起，但他写给密伦娜的那些情书却成为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书之一：

我，林中之兽，那时很少呆在林中，只是躺在某处一个肮脏的沟壑中（肮脏自然只是由于我目前的处境），看见你在外面，你是我见过的生物中最美丽的，我忘记了一切，甚至完全遗忘了自己，站了起来，走近些，我的心在这新鲜的、可仍然是属于家乡的自由空气中颤抖着，但还是走进了，一直走到你的身边。你是那么和善，我在你身边蹲了下去——好像你允许我这么做似的，把脸贴在你的手上。我是多么幸福！多么自豪！多么自由！多么强大！如同在家里一样，我总是这么说：如同在家里一样——可是从根本上说我却只是一头野兽，只有森林是我的归宿，而能够呆在野外只是由于你的慈悲。我从你的眼睛里寻找我的命运，而自己却不知道（因为我已经忘掉了一切）。但这持续不了多久。尽管你用最仁慈的手抚摸着，你总会发现我身上的某些奇怪迹象，表明我来自森林，表明森林是我的老家，我真正的家乡。”

卡夫卡热衷于写情书，密伦娜是当时国内小有名气的作家，因思想激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捕，

1944年死于法西斯集中营。卡夫卡致密伦娜的情书一直锁在银行的保险柜中，直到战后才公之于世。

1923年夏，卡夫卡在海滨浴场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，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，他看到了一个姑娘。她正在刮鱼鳞。

“这么温柔的手，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！”他对她说。

这是他同朵拉·迪亚曼特相识的开端。

朵拉那时19、20岁的样子，比当时已经40岁的卡夫卡小了整整20岁，而此时，距离卡夫卡生命的终点已不足一年。

卡夫卡一下子爱上了她，他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。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，到柏林去，同朵拉一起生活。他在从柏林写给勃罗德的信中第一次写道，他感到幸福，甚至睡得很好，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。

尽管在爱情的滋润下，卡夫卡的心灵得到了某种平衡，但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。结核病折磨着他，由于他情况越来越糟，不得不被送入一家疗养院。1924年6月3日，卡夫卡在朵拉的怀中去世。当卡夫卡的棺木放入墓穴时，朵拉拼命往坟墓里跳，被在场人员紧紧抱住。

如果卡夫卡能够活得久一点，也许他和朵拉能修成正果。但是疾病让这种可能性落了空，也许命中注定，他是一个孤独的人。■